



岁月流金 追忆我的上医芳华

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卡			
姓名		性别	年龄
刘汉清		男	27岁
家庭出身	个人成份	是否团员	宗教信仰
籍贯	民族	籍别	
健康状况	婚姻状况		
本	现在	电话	
入	永久	校徽第	号
入学年份	1955年	1955年度第	学期
入学	1955年	月	在
学籍	1955年	月	由
原	原	所	原
服	服	任	任
务	务	任	任
单	单	任	任
位	位	任	任
名	名	任	任
称	称	任	任
家	家	性	年
长	长	别	龄
情	情	关	系
况	况	系	数
服	服	职	别
务	务	别	
处	处		
所	所		
地	地		
址	址		
附	附		
注	注		

■ 刘汉清学生卡

1950年末,我进入第八军医学院学习,毕业后留校担任生理学科助教。1958年后,我校与江西医学院合并,不久后我晋升讲师。1960年夏,学校推荐我报考研究生。

报名时我当即选定上海第一医学院生理学专业。上医是全国有名的重点医学院校之一,当时拥有16名一级教授,居全国医学院校之首。生理学教研室的徐丰彦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。当时全国各医学院校本科生所用教材,大多数都是上医教授主编的,而生理学教科书的主编正是徐丰彦。我早就十分敬仰徐教授。踏进上医这座知名学府的大门后,我十分幸运地就读于徐教授门下,愿望得以实现。

徐教授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 and 创新能力。对学生们科研工作的立题设计、实施进展

以及论文写作,他始终坚持“放手不放眼”的原则。他每一两周都要与学生面谈一次,一一了解和掌握大家的文献阅读情况、课题的构思、实验方法的创建、计划安排、实施情况、存在问题等。对每个研究生的指导,他都有明确的针对性,但只给出大的方向,他鼓励学生要有自己的主见,大胆探求未知世界。他注重因材施教,根据每个人的特点,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。例如,他知道我已任教数年,便免除我参加教学实践的任务,理论课学习结束后,让我将全部精力用于科研。

在我之前,上医生理学专业已招收过两届研究生。首届于1956年入学,第二届于1959年入学。我于1960年秋入学,算是第三届。我们这三届同学,在数年的朝夕相处中结下深厚友情,在学习、生活和工作上互相

关心、互相爱护和互相帮助。例如我的部分研究内容需要在正常人体上进行观察,同学们都热心充当志愿受试者,作为观察对象随时配合我。我论文中的一些实验结果,正是从他们身上获得的。我在设计、制作仪器方面较为善长,因而也会尽己所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。

我们生理教研室在徐教授的带领下,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,多次受到过学院的表彰。我在这样一个良好的环境中,十分幸福和快乐地度过将近四年的时光。教研室大部分成员的音容笑貌,我至今还记得。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林雅谷老师,他在我离开上医后不久就被调往上海气功研究所任所长,我课题所需的气功观察对象,都是他从所里选送的。林老师温文尔雅的形象,一直驻留在我的脑海里。

那时的我们精神面貌很好,有一股不怕艰苦、积极向上的劲头。基础部的研究生和中青年教职工,曾组织过一台大型演出

活动,主要节目有话剧《年青的一代》和大合唱。

话剧《年青的一代》是当时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,全国许多有名的话剧团都演出过,后来还被拍成了电影。我们也将它排练出来供全院师生观赏。为了保证演出质量,姚泰等请来上海青年话剧团的知名导演到现场指导。

在剧中我扮演老干部林坚,姚泰扮演烈士后代林育生,其他演员还有宋玲玲、左焕琛、魏玉屏、贾瑞菊、陈子彬等多位校友。大合唱的队伍,则几乎把基础部的中青年都组织进来,阵容相当可观。钢琴伴奏是曹小定学长,男声和女声领唱是我和药理室的宋玲玲同学。这次演出,得到学院各方面的支持,连理发室的师傅也积极出力。他们得知我扮演的是老干部时,演出前还特别细致地为我做好相应的发型。当晚我们在西院原大饭厅(当年兼作礼堂之用)正式演出,座无虚席,赢得了阵阵掌声。

我的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后,徐教授希望我能留在上医。上医工作条件优越,导师和教研室同志都很信任我,我很愿意留下来。但我也十分不舍江西医学院关爱我的各级领导以及情同手足的战友,陷入了双重情感的夹缝里,最后只好服从双方组织的协商结果,于次月离沪返赣。

那时提倡艰苦朴素,一切迎来送往都形式从简,不讲究排场。离开前,大家为我举行非常简朴的送别仪式。教研室特地为我设计了一张精美的纪念卡,代表了师友们的心意,表达大家对我的肯定、鼓励和期待。我一直珍藏着它,它成为我前进的动力,数十年来都丝毫没有懈怠,不敢辜负大家对我的殷切希望。

离开上医以后,每逢到上海开会或出差路过上海,我都会挤时间重返上医看望师友们。我与上医的感情纽带,相信一直会维系到我生命终结。

文/刘汉清(上医1960级校友)



■ 1986年,刘汉清(左)与徐丰彦教授(中)合影



■ 上医话剧《年青的一代》剧照(左二姚泰,左三左焕琛)

那些年,校园的日光灯

东一号楼是1936年建成的。老房子层高很高,在晚上显得格外空旷,也格外清冷,走廊里人迹杳无,我们的脚步居然有回响。小诗和我把湿透的伞撑在走廊里,一前一后走进教室,先放下书包,掏出小毛巾擦拭淋湿的裤脚。小诗动作比我快,她三下五除二擦了擦裤腿,在摇摆不定的惨白且暗淡的日光灯下,急不可耐地扯着我走向靠窗的那张桌子。

这就是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大学生活片段之一。上解剖课时,我们要去一号楼的解剖教室实战演习,每四五位同学编为一个小组,共同解剖一个标本。我跟小诗同组,她不知从哪儿打听到解剖教室晚上不锁门,所以晚自习时迫不及待地拉着我再

去用功。

我们当年上大学时,女生宿舍清早六点之前就洗漱完毕跑到教室的大有人在。而且晚自习到灯光明亮,环境安静的教室“抢位置”也是必须的,必须在吃晚饭前就把书包放在心仪的教室和心仪的座位上。

晚上教室鸦雀无声,每个人都聚精会神,直至晚上十点,日光灯熄灭又亮起,提醒同学们即将熄灯,大家这才意犹未尽地收拾书包离开。这时,还有同学一个箭步窜出教室,直奔公共卫生学院的8号楼通宵教室。在那里,这些狡兔三窟的家伙们老早就用另一摞书预先抢占了地盘。

一晃好多年就这么过去了。记忆中,二三十年前的校园生活是欢愉的,因为年轻,就算

月亮也比现在的大、圆、白。隔着三十年的岁月回头看,那时候的每个瞬间都活色生香。

文/程蕾蕾(上医1992级校友)



■ 西六号楼外墙的爬山虎



■ 90年代的上医西苑16号宿舍

上海的冬天是比较瘆人的,尤其到了下雨天的晚上,寒冷的湿气无孔不入。所以,在记忆中,那个有点斑驳模糊的冬夜,我们寝室长小诗喊我晚自习与她结伴去东一号楼的解剖教室,我的内心是抓狂的。

冬天的夜晚,七点钟已经漆黑一片。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人造灯光,我俩撑着伞,在北风的咆哮中前仰后合,借着昏黄的路灯,从西苑16号宿舍楼出发,整整走了一刻钟,才抵达东一号楼。